# 小家碧玉沈君

沈君称得上是小家碧玉了，个子娇小，皮肤白皙，长发垂肩，瓜子脸，柳叶眉，丹凤眼，胸部高耸，

腰躯柔软，是典型的古典式美女。沈君喜欢穿中式上衣，特别是一件蓝底白花紧身的，素雅又有丰韵，

如同油画中人。

沈君和王远、马钢是同窗好友，毕业后又成了一家公司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马钢一直暗恋沈君，但

沈君半年前嫁给了老实的王远。由于夫妻不能同在一个办公室，所以公司九楼的计算机中心只剩下马钢

和沈君两个人，王远搬到南面一墙之隔的策划部。透过磨沙玻璃，他们可以看到王远模糊的身影。由于

光线的缘故，王远看不到他们。

马钢一直想得到沈君，但她对王远感情很深，马钢始终没有机会。马钢虽然嫉恨，但一直隐在心底，

表面上对他们非常好。特别是经常在工作上照顾沈君，让沈君非常感激。

马钢和沈君整日相处，沈君的一举一动都让他产生无限幻想。有时和沈君说话时，看着沈君一张一

合的小嘴马钢总是想「它上面的嘴小，下面的『嘴‘应该也很小吧？」

有时站在沈君身后帮助她修改程序，透过她的领口看到若隐若现地酥胸，马钢就有伸进手去抚摸的

冲动；有时沈君躲在屏风后换衣服，马钢就会想到她柔软的腰、丰满的臀、修长的腿，幻想她的一身白

肉在自己身下挣扎的情景……马钢无数次意淫沈君，但始终没有真正下手的机会。然而，到了夏天机会

还是来了。王远的母亲患病住院，王远天天晚上在医院陪母亲。马钢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他精心策划了

一个圈套。

这一天，马钢下班后又返回办公室，此时丽人已离去空留余香，马钢叹了口气，走到沈君电脑前。

沈君业务远非不如马钢，平时自己负责的系统全靠马钢帮忙，因此，马钢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全部搞定。

然后，他溜回家，躺在床上，把自己的计划回想了一遍，认为没大问题，一切全看天意。这天晚上，马

钢没睡好，脑海中全是沈君的柔软娇躯，几次都想「打飞机」解决，但他忍住了，他要给沈君留着这「

一炮」，这等了几年的「一炮」。

第二天，马钢按计划请假没来上班，躺在床上睡懒觉。不出所料，不到中午手机便响了，果然是沈

君。

她急切的说：「小钢吗？我的电脑出问题了，明天总公司要来审计，经理急死了，你能来吗？」

「我……」马钢故意装出为难的样子，「我在飞机场接亲戚……」其实马钢家在公司附近。

「帮帮忙啦，我实在没办法了。」沈君急道。

「好吧，我一小时后到。」

放下手机，马钢点上一支烟，「天助我也！」他想。他不着急，他要等沈君更着急。

下午一点，马钢来到公司。一进门，沈君便说：「你总算来了，经理刚走，好凶啊，我怕死了。」

马钢胡乱答应着来到电脑前。他不想立即解决问题，他要等夜幕降临下午四点多，经理又来了，火

冒三丈，告诉他们：「不搞完不能下班！」沈君只好答应，而马钢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心想「当然要

搞完，不过不是搞电脑而是搞她。」他偷偷看了沈君一眼：这个小女人，秀眉紧蹙，美丽的眼睛专注着

屏幕，浑然不知危险临近。

马钢说：「小君，看来我们要加班了，你给小远说一声。」

「嗯」沈君叹了口气，转身走了出去。马钢看着她一扭一扭离去的背影，心想「今晚就要剥开你的

衣衫看看里面的白肉。」

马钢知道王远和沈君家在郊外，乘车也要一个半小时，天晚了根本没法回家。

过了好一会儿，沈君才回来，幽幽地说：「王远要去医院照顾婆婆，看来今天要住女工宿舍了。」

「嗯。」马钢答应着，继续检查着程序。

五点多了，公司要下班了。王远跑过来，还买来晚餐、啤酒。他向马钢道了一声谢，便离开了。马

钢心想「其实我要感谢你呢，今天就让你的娇妻成为我的玩物。」

「谢谢你，小钢。」沈君突然说：「这两年真是多亏你了，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别这样说，小君，我们不是好朋友吗。」马钢说。

「嗯。」沈君眼睛里全是感激。

马钢避开她无邪的眼神，心想「晚上就让你好好感谢我，也许明天你和王远就该恨我了。」

快八点了，沈君看马钢一点进展也没有就说：「小钢，我们先吃饭吧。吃完饭我去宿舍登记要间卧

室。」

「哎。」马钢放下手中的工作。

王远买的都是他俩愿吃的。两人一边吃一边交谈，马钢故意说些笑话，逗得沈君花枝乱颤，马钢看

得痴了。

沈君突然发现马钢的眼神有些异样，就说：「你看什么？」

「我……」马钢说：「小君，你真好看。」

沈君的脸立即红了，这是马钢第一次这么说，她一直不了解马钢的心意。马钢平时说话很随便，沈

君虽然觉得很逗，也很喜欢，但一直把马钢当朋友。

马钢瞬间清醒过来，叉开话题，执意要沈君陪他喝酒，沈君虽不会喝，但不忍心拒绝，便喝了两杯，

粉脸泛出红晕。

饭后他们又开始工作，沈君曾经想去宿舍一趟，十点前如果不登记是不许入宿的，但马钢巧妙地阻

止了她，直到错过了入宿时间。

晚十一点，马钢一声惊呼，系统恢复正常，两人击掌相庆，沈君更是欢呼起来，「谢谢你小钢，你

好伟大！」

马钢一边谦虚着一边猛然想起什么似的，「哎呀，小君，你晚上住哪里呀？」

沈君也想起来，但也不着急：「小钢，你家就在附近，你可以回家，至于我嘛，」沈君一指宽大的

黑色办公桌，「就这里吧！」

简单收拾了一下，马钢走出办公室，还叮嘱沈君「插好门啊」！

「知道了。」沈君答应着，又说了一句，「谢谢你，小钢，陪我加班这么晚，真不好意思。」

「以后再谢吧！」马钢说了句语义双关的话，匆匆离去。

马钢没有走远，偷偷溜进女厕。女厕有两个隔间，马钢选择了靠里面没有灯的一间。整个办公大楼

只有他们两人，他认为沈君不敢到里面这间。马钢踩在下水管上，头刚好伸过隔扇，另一间女厕尽收眼

底。

五六分钟后，高跟鞋的响声由远及近，是沈君。沈君果然不敢到里面这间，而是开了第一间厕所的

门。马钢这才注意，沈君今天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套裙，更加显得皮肤白皙。

沈君还小心翼翼地插上门，马钢心中暗笑。

沈君不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偷看自己，今天她实在累坏了。她缓缓揭开短裙的纽扣，这件短裙是紧身

的，最能体现女性的身材，但蹲坑小便的时候却需解下。她解下短裙，举手挂在衣钩上，恰好就在马钢

脸下，吓了马钢一跳，好在沈君没发现。

沈君又将长统连裤袜脱下来挂上，马钢立即闻到一阵清香，往下一看，沈君露出白色内裤和两条白

生生的大腿。马钢感觉到阳具将裤子撑了起来，索性解开裤子将它掏出来。

沈君脱下内裤，蹲了下去。美妙的曲线立即映入马钢的眼帘，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沈君裸露的臀部，

她的屁股既较小又白皙，皮肤光滑得可以捏出水来，惹得马钢咽了几次口水。「哗哗」的水声更让马钢

热血沸腾，他几乎要冲下去。

这时，沈君站了起来，臀部的另一种曲线又吸引了马钢，马钢想「再等等，一会儿就是我的，任凭

我享受」。

沈君穿上内裤和裙子，却将裤袜拿在手里，不再穿上，想必是睡觉不方便。

沈君走后，马钢从管子上下来，靠在墙上，点上一支烟等待。他已经在沈君的茶杯里下了安眠药，

只等她入睡。

一小时后，马钢回到办公室，轻松地撬开门，溜了进去。今晚天色很好，月光皎洁。黑色的大办公

桌上，沈君如同熟睡的女神。

马钢走到沈君身前，月光下的她楚楚动人。她美丽的脸庞、长长的睫毛、小巧的鼻子，特别是微微

上翘的嘴唇显得尤其性感。这是自己一直幻想得到的，马钢忍不住亲了一下。沈君没有反应，看来安眠

药起了作用，马钢放心了。虽然他一直想占有沈君，但也不想破坏和王远的关系，所以一直等到今天。

沈君的双腿露在外面，她没有穿鞋子，小脚肉突突的。马钢轻轻抚摸着，这双脚柔弱无骨。

「嗯……」沈君突然动了一下，马钢立即放手。

「别闹……小远……」沈君含糊着说。

「原来她把我当成了王远。」马钢暗自舒了一口气，更加放心，轻轻脱光自己的衣服。

他抓着沈君的后领口往下扯，上衣被扯到胸部，沈君的香肩露了出来。他再将她的双手从袖筒中抽

出，把上衣从胸部一直拉到腰部，沈君晶莹洁白的肌肤露出了一大片，上身只剩下一件白色文胸。

马钢轻轻把手伸到沈君的臀下，向上托起她的身体，然后把上衣和裙子从腰部一直褪了下来。沈君

除了文胸和内裤身体大部分都裸露了，光滑洁白的肌肤、曼妙的曲线令马钢惊叹不已。他把沈君的娇躯

轻轻翻转，左手伸到沈君的背后，熟练的解开了文胸的搭钩，沈君那动人的乳房微带着一丝颤抖从胸罩

中滚了出来，彻底地裸露在他的视线之下。沈君身躯娇小，胸部却不小，呈现出成熟少妇的丰韵。马钢

的双手立即袭上沈君的美乳，把整个手掌贴在乳峰上。这高耸的双乳是马钢朝思暮想地，如今握在手中

还能感觉到细细的颤抖，更加显出成熟少妇的妩媚来。

马钢伸手拈起沈君的内裤，用力往下一拉，便褪到了膝上，隆起的阴阜和淡淡的阴毛完全暴露出来。

她的阴部居然如同少女一般。马钢将她的内裤徐徐褪下，沈君顷刻之间被剥得小白羊一般干干净净，玉

体上已没有寸丝半缕，娇躯洁白光滑不带任何瑕疵。从未被外人探视的神秘肉体，彻底被马钢的双眼占

有。

马钢俯下身再次亲吻着沈君的嘴唇，他的双手有些颤抖，占有梦寐以求的人是多么激动。沈君有了

反应，或许她在梦中和王远亲热呢。马钢不失时机地撬开沈君的嘴唇，贪婪地吸允着她的香舌，双手抚

摸着她柔软的胸部。

「嗯……」沈君的反应大了些，居然很配合马钢的亲吻。两人的舌头搅在一起，马钢感到无比幸福。

他从沈君的唇吻到脖子，从脖子吻到酥胸，含住乳头允吸着。沈君的乳头立即硬起来，口中也发出诱人

的呻吟。马钢的嘴吻过她的小腹，吻过她的肚脐，一直到她的神秘小穴。她的小穴果然和她的嘴一样小，

阴毛稀少宛若少女。马钢甚至担心自己粗大的阳具能不能顺利放进去。

马钢触到她的阴部，那里早已有些湿润了，阳具在黑暗中摸索着，找着了去处，「滋……」一声，

插进去小半截。

「啊！可真紧啊，真舒服。小君，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马钢更加兴奋，又一使劲，终于钻进去

大半根。

睡梦中的沈君双腿一紧，马钢只感觉阳具被沈君的阴道紧紧地裹住，但并不生涩，而是软绵绵的。

马钢来回抽动了几下，才把阳具连根插入。沈君秀眉微微皱起，「嗯……」了一声，浑身抖了一下，睡

梦中还以为是夫妻做事一般。

她轻声地呻吟着，扭动着柔软的腰，一对雪白的乳房在胸前晃动着，让马钢更加刺激，遂使出浑身

解数，左三右四、九浅一深，花样百出。

沈君平时很害羞，和王远结婚半年来，甚至不愿意让王远看自己的裸体，夫妻做事大都是在黑暗中

进行，往往是草草行事，虽然含蓄但少了很多情趣。这次，她却在沉睡中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兴奋，仿

佛得到了丈夫的深情爱抚，不由地发出了模糊的呻吟：「啊……嗯……小远……」

听着沈君轻声呼喊王远的名字，马钢忌火中烧，顾不得怜香惜玉，涨红着的阳具全力撞击着她的花

心。他要令她永远记住这一天，要令她呻吟，要令她哭泣、痛苦。

马钢抽插百余次后，沈君美丽的面容渐渐露出娇羞的表情，嘴角还带着几丝笑意，朦胧中似乎她也

感觉到一点诧异：为什么今天特别不一样呢？但强烈的快感已经让她顾不了太多，她也开始一次次泛出

蜜水，一张一合地裹着马钢的阳具。销魂的感觉传遍马钢全身的每一个角落，让他感到无比的畅酣。马

钢觉得，沈君不像被干，更像是真真正正地向丈夫奉献着自己的美丽身体。

马钢已经感觉到沈君到达高潮了，而自己也飘飘欲仙了，便轻轻抽出阳具，他要做一次一直渴望的

事——在沈君性感的小嘴中射精。他把阳具移到沈君的嘴上，放到她的双唇之间。梦中的沈君正微张着

小嘴，发出「啊……啊」地呻吟声，马刚毫不客气，立即把阳具塞了进去。沈君的小脸儿涨红了，梦中

的她怎么知道嘴里有个什么东西，她甚至用香舌添了添。当感觉味道不对时，双眉微微蹙了蹙，想摇头

摆脱。马钢双手抓住沈君的头，下身一挺，抽了起来。沈君的挣扎强烈了许多，但怎么能逃出马钢的魔

掌呢。她的摇晃大大增加了对马钢的刺激，马钢忍不住一泄如注。马钢的这一「枪」憋了好久，精液特

别多，呛得沈君连连咳嗽。

看着沈君满嘴都是自己的精液，马钢满足的抽出阳具。然而，就在这时沈君突然睁开了眼睛。

从梦中惊醒的她首先看到的是马钢满足的笑脸，随即意识到什么，腾地一下坐了起来，立即发觉自

己是赤裸的，她「啊」的一声惊呼，跳下桌子，嘴角的精液淌了下来，她抹了一下知道是什么了，狂奔

出办公室。

她的惊醒也出乎马钢的意料，不由得一呆，沈君已从身边跑过。马钢在沈君的茶杯里下了药，看来

药性太小，以至沈君醒来，计划全打乱了。

「她要到哪儿去？」马钢一边穿起衣服，一边思索。他突然意识到，沈君还光着身子，应该不会走

远，于是拿起她的衣物向厕所走去。

刚到女厕门口，马钢就听到沈君大声呕吐的声音，「她果然在这里。」马钢得意的笑了。

沈君平时最爱清洁，夫妻之间从未有过口交，今夜满嘴的精液让她恶心，她不停地吐着，不停地洗

着，但心中的屈辱却永远也洗不掉了。她无比后悔，由于一时疏忽，自己的清白身躯竟被别的男人玷污，

而这个人竟然还是自己和丈夫最相信的朋友。马钢，这个经常关心自己、帮助自己的朋友，居然做出这

种事。沈君真的不明白。

马钢透过女厕的门看到了沈君全裸的倩影，心中一荡，满怀歉意地说：「小君，对不起。」

沈君「啊」得一声，跑到墙角，双手护胸，叫道「你别过来！」

马钢心中好笑，说：「我偏要过去，刚才已经全看到了，你能怎样？」说着推开了门。

沈君一脸怨恨，「你好卑鄙……你要过来……我就从窗户上跳下去！」她站在窗前，伸手拉开了窗

户。

马钢没想到她会这么刚烈，他不想闹出人命，就说：「好好，你别跳，我不过去。」还把沈君的衣

服扔了过去。沈君赶忙弯腰捡起来，也顾不得春光外泄，立即快速地穿起来。

马钢笑嘻嘻地看着，如同猫捉到一只可爱的老鼠，极尽戏弄。

沈君穿好衣服突然跑过来，一把推开马钢向楼下奔去。马钢吓了一跳，惊愕之间，沈君已经跑下楼。

「她不敢走远吧。」马钢想，随后回到办公室，静静等待。

沈君始终没回来，天亮了，马钢有些紧张，「她不会想不开吧。」下楼找了一圈，没发现人影，就

又回到办公室。

上班了，沈君也没回来，王远也没来。「她会不会告诉王远？」马钢想，「应该不会，沈君是很要

面子的，这种事怎么会告诉王远呢。」马钢在不安中过了一天。

第二天，王远来上班了，从他的表情马钢断定沈君没告诉她那件事。从王远口中得知，沈君病了。

马钢放心了。

又过了几天，沈君还没来。王远告诉马钢，沈君要辞职了，他还很不理解「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辞

职呢？」

马钢心里清楚，但也有几许失落。「就这样失去沈君了吗？」他很遗憾，「唉……那天还有好多事

没干呢。以后再也没机会了。」

马钢接连几天郁郁寡欢，那个激情夜晚常常浮现在眼前，特别是看到沈君的一些用具，睹物思人，

更添伤感。

半月后，沈君突然露面了。她一进门就说：「我辞职了，今天是来拿东西的。」

马钢不想放过这个机会，扑上去抓住她，沈君奋力挣扎，马钢一只大手抓住沈君的双手，另一只手

立即插上门，转身抱住她。

「放开我……不要呀……」沈君叫喊着。

马钢没理她，紧紧抱住她，一阵狂吻。

「喔……不要……王远就在那面……求你……」她低声说，并不断喘息挣扎。透过磨沙玻璃，果然

可以看到王远的身影。

「要不要叫他来看呀？」提到王远，马钢又妒忌又兴奋。

「你……」这句话很管用，沈君已经不敢叫喊，但仍然未屈服。她不甘心再次受辱，甭着跳着，激

烈挣扎着，口中低声骂道：「你……你好卑鄙……「这已经是沈君可以骂出的最难听的话了，她的脸气

得胀红。

马钢要征服她，和她保持长久的性关系，怎能放过这送上门的肥肉。他奋力把她上身按住，使她趴

在桌子上，双腿夹住她的双腿，使她不能动弹。沈君仍不肯就范，腰肢不停扭动着。这反而增加了马钢

的欲望，他左手抓住沈君双手，右手将她的短裙撩到腰部以上，脱下她的白色内裤，露出雪白的屁股。

他喜欢看沈君挣扎的样子：沈君扭动着光屁股，在他看来如同色情表演，他在等待沈君的力气耗尽。

果然，在一次次反抗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之后，沈君的身体逐渐软了下来，她扭过头愤怒地盯着马钢，

眼睛里闪出幽怨的神情。

马钢冲她笑了笑，沈君又开始挣扎，但力量已经不大。马钢的右手迅速解开她裙子和胸罩被带，开

始上下抚摸她光滑的躯体，嘴上说：「小君，我真的很喜欢你，我会让你舒服的。你没试过在后边干的

滋味吧？很舒服的。」

马钢故意用淫词秽语挑逗她，希望激起她的欲望。

沈君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姿势也可以做爱，她的哀求声、骂声和呻吟声交织在一起，但挣扎的力量越

来越小。马钢知道她已经弃械投降了，女人有过第一次就很容易有第二次，这一点马钢很自信。

马钢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嘴巴轻咬着她的肌肤，一边用爱抚刺激她的欲望，一边很快脱去她上

身的一切衣物。

沈君白生生的趴在桌子上，心里明白今天难逃被再次干的厄运，不禁后悔自己简直是送入虎口的白

羊，任人宰割。可是，自己为什么要来呢？沈君也说不清。那天逃出后，她没敢走远，而是躲到二楼厕

所里，直到天明。回家后，她本想告诉丈夫，但由于婆婆病重，一直没法开口。她最后决定，把这件事

藏在心里，并作了辞职的打算。

她不想再见马钢了，然而几天来，她总是失眠，总是想起那一夜……马钢不管这些，此时他正盯着

沈君雪白的屁股：在阳光下，沈君的屁股简直是人间尤物，白得刺眼。马钢摸了摸沈君的阴户，居然有

些湿润，便不再犹豫，脱下裤子，将阳具放在沈君阴部轻轻摩擦。马钢看得出，沈君在极力忍耐，但她

的下体却只坚持了几分钟，蜜汁便涌了出来，心中暗笑她刚才还是一副贞节烈女的样子，没想到转眼之

间就被俘虏，这个小女人居然也是个性欲很强的人。于是，腰部一顶来了个老汉推车便抽送起来。

这次和上次大大的不同，上次沈君把自己当成了她丈夫，可以说是偷奸，自己又激动又紧张，而这

次却是真正的通奸了。想到此处，马钢精神大振，使出浑身解数，九浅一深大干起来。

沈君也忍不住低声叫起来，这种从未有过的体验给了她新的刺激，她开始配合着马钢的动作起伏。

大约过了几分钟，电话的声音让他们都吓了一跳。沈君犹豫了一下，接起桌上的电话。

「小君，小君，」是她老公来找老婆了。

「哦……」沈君含糊着答应。

「还不过来？」王远问。

听到她老公的声音，马钢停止了动作，但阳具仍插在里面，双手抚摸着她的乳房，淫笑着消遣她。

她扭头瞪了马钢一眼，马钢故意狠狠顶了一下她的蜜穴。

「啊……」沈君情不自禁叫了出来。

「怎么了？」王远关切地问。

「唔……」沈君犹豫着，「没事的啦，我……我颈部落枕了，让小刚给我治一治。」

马钢一边暗暗佩服她反应机敏，一边暗道「我没给你老婆揉颈部，正给她揉胸部呢。」于是说：「

是啊，小远，过来看看吧。」

沈君又瞪了马钢一眼，眼神充满恐惧和哀求。

「不用了，我要下楼一趟，经理有事找我。」王远说，「小君，我在楼下等你。」说完，放下电话。

马钢双手再次抓住沈君浑圆的臀部，一顶到底，毫不客气地又抽起来。

此时，沈君脸颊泛红，不断喘息，后背不停起伏。只是紧闭双目不敢转过头，看来又是羞愧又是兴

奋。她全身绷紧，蜜穴犹如涌泉，小嘴中发出撩人的呻吟。

马钢知道她快高潮了，有意捉弄她，把阳具拔出了一点。

「别……别拔出来！」沈君说了句自己一辈子不可能说的话。

「叫我好老公，我就放进去。」马钢不依不饶。

「哦……哦……」沈君犹豫着。

「叫不叫？不叫我走了。」马钢又拔出一点。

沈君终于还是开口了：「哦……好……老公……」声音比蚊子还小。

「大声点！」

「哦……别折磨我……」沈君痛苦地说。

「我要走了……」马钢把阳具从她身上拿开。

「不！我……我叫……我叫」沈君呻吟着，「好老公……老公，饶了我吧！」

马钢脸上掠过一丝笑意，翻过沈君的身子，扛起她双腿插进去。

经过几番抽插，马钢又问：「是不是你从来没有如此舒服过？说，你从来没有如此舒服过。」

「我……」沈君痛苦地说：「你都把我玩成这样了……你就饶了我吧！」

「不行！」马钢说，「你说不说？不说我就开门了，让公司所有人都来看看。」作出要离开的样子。

「不不……我……我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沈君说完立即闭上眼睛，「我被你给毁了，

我没脸见王远了。」

马钢一听到王远的名字，一阵妒意上升，双手托起她的纤腰，用力把阳具顶到最深处，接着一股热

流激射而出。

沈君全身一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急切地说：「别射到里面，今天……不是安全期，我求求你别

射到里面。」

马钢不管那些，按住沈君又射了七八次才罢休，然后悠闲地坐到沙发上欣赏。

沈君依然躺在桌子上，全身赤裸，看来她累得不轻。过了好一会儿，她起来穿起了衣服，又收拾好

自己的东西，然后走到马钢面前。

马钢发现她双颊晕红，得意地说：「舒服了吧？」沈君一言不发，突然抬起右手狠狠抽了马钢一计

耳光，开门跑了出去。

沈君从此没有回来，不久，王远也辞职。据说他们夫妻一起去了远方。马钢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沈君，

但对她的思念从未减少，直到结婚后，马钢和娇妻做爱时，还偶尔会叫出沈君的名字。【完】